

15.07

福山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福山党史資料选編

(二)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革 命 回 忆 录

- 支援解放战争，转战苏、皖、浙、沪……………王介夫（1）
支援南麻、临朐两战役的福山担架队简况……………孙志超（39）
国民党军队占领福山时若干情况的回忆……………王介夫（43）
悼赵敏同志……………李丙令（49）

专 题 资 料

- 1938年福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始末
……………王心君 曲振国（55）
岗嵒事件……………胡修鸿 赵 波（60）
福山民众教育馆的创建与福山“民先”组织的发展
……………包敦正（70）
党在福山的早期活动（1929—1938）……………胡修鸿（75）
李泽洲传奇故事……………蒋 瑞（81）

党 史 人 物

- 于业功烈士传略……………（89）
于 敏烈士传略……………（94）
郝一军同志传略……………（103）
支前英雄——孙以安……………（107）

支援解放战争 转战苏、皖、浙、沪

王 介 夫

在纪念全国解放战争四十周年之际，作为过来人，我回忆了许多往事。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从此，国民党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国解放战争。虽然解放战争历时只有三年多，但是其内容之丰富，胜利之辉煌，都是历史上罕见的。回想起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胶东被我军打退的经过，想起福山人民组建担架团支援解放军转战大江南北，直到解放大上海的经过和某些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陈毅元帅对广大民工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在《纪念宁沪解放十周年》的诗中写道：

雄师百万下江东，
上海南京落掌中。
似海似潮千百万，
支援多谢好民工。

当读到上述诗文后，就想到福山人民在解放战争中也做出了许多贡献。当年，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子弟、丈夫送到部队去英勇杀敌，而且绝大多数村庄都先后几批（为支援鲁南

大会战，第一批1947年3月，由林纯之县长带领。第二批1947年7月，由孙志超、孙歧山同志带领。我们这批是第三批）派出许多民工，参加担架队，支援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组建担架团

解放战争发展到第三年（1948年）的时候，蒋介石已不像在1946年他发动全面内战时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了。而是被我军打得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在山东，自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敌军只孤守在临沂、郯城、枣庄、峄县、临城、青岛、烟台、福山和长山岛等几个城市和岛屿。在胶东，1948年10月7日我军解放福山城，10月15日收复烟台市，至此，据守在青岛和长山岛的敌军，也惶惶不可终日。

1948年11月，为了支援淮海战役，中共福山县委和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和抽调干部，组建以福山县为主体的胶东担架第八团（第一、二、三营由福山县组建，第四、五营由原南招县组建）。在福山城刚解放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要组织近1800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民，到两千里以外的地区去支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上那时农民刚分到土地，整劳力走了，无人种地，又正是冬天，许多人家缺少棉被，这些实际问题，都增加了动员工作的困难。但是，福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尤其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在土改运动中，分得了土地，经济上翻了身，阶级觉悟大为提高。他们在国民党进攻胶东，侵占福山时，都亲眼看到或受到蒋匪军和“还乡团”

烧杀奸淫等暴行的摧残，所以当他们听到上级要组建担架团去支援解放军打倒蒋介石的号召以后，克服了种种困难，纷纷报名参战。县委发出的“一切为了前线！”“青年们到前线去！”“积极支援前线！”的号召，也大大激发了县、区的青年干部同志的参战热情（我听到号召后，立即去找林纯之县长报了名）。因此，几天的时间，就建起了三个担架营。

担架营系“四四”的编制，即每个营下设四个连，每个连下设四个排，每个排配备6付担架，每付担架为一个班，由5名队员组成。

各级负责人的配备情况是：团设团长1人，正、副政委各1人；营设正、副营长各1人，教导员1人；连设正、副连长各1人，指导员1人；排设排长1人；班设班长1人。每个营的干部和队员共计558人。

福山县三个营的队员来源是：第一营由狮子山区和门楼区的民工组成；第二营由疋山区、古现区和芝水区的民工组成；第三营由宅院区、旺远区和芝水区的民工组成。

团和福山县三个营的领导成员是：团长刘挺（福山县门楼区诸留杨村人，原任栖霞支前联合办事处主任）政委郝振东（南招县人）副政委程远芳（南招县人）。团部设政治处、参谋处、供给处和一个通讯排，共有30多人，现在只记得参谋处长姓魏，系由部队派员担任，供给处长叫刘浩，第一营营长王承杰，教导员孔玉山、副营长孙文竹；第二营营长王介夫，教导员姜梦悌、副营长王镇祥；第三营营长孙歧山，教导员齐绍先，副营长陈孝令。

党的组织情况是：团和营均建立党委、团政委、营教导

员，分别兼任党委书记；连建党支部，连指导员兼任支部书记。

每个营营部的工作人员有：参谋、文书兼会计、文化教员、管理员、粮秣员、医生、炊事员和挑伕各1人。通讯员3人；加上正、副营长和教导员，共计14人。

每个连连部的工作人员有：事务长1人，通讯员2人，炊事员6人，加上正、副连长和指导员，共计12人。

由于我当时在第二营先后担任营长和教导员，不了解其它营的情况，所以以下的资料，只能以第二营的为主，兼顾其它。

第二营营部，从福山出发时的人员配备情况，经几个人的回忆，他们是：

职 务	姓 名	原任职务	原 籍
营 长	王介夫	城厢镇副镇长	门楼区松林庄
教 导 员	姜梦悌	古现区组织委员	门楼区姜家疃
副 营 长	王镇祥	区武装部副部长	狮子山区后富村
参 谋	郝光旭	榛山区武装干事	榛山区诸嘉村
文书兼会计	王为勋	疋山区宣传干事	疋山区吕家沟
文化教员	李经章	门楼区冯家中小校长	门楼区相公庙
管 理 员	于世俭	疋山区南于家村公安员	
医 生	刘德云		古现区八角村
炊 事 员	郭光阳		疋山区王家疃
挑 伕	李世桂		疋山区小转村
通 讯 员	陈兆孔		古现区陈家沟
通 讯 员	吕传华		疋山区吕家沟
通 讯 员	吕传典		疋山区吕家沟

(淮海战役后，增配一个粮秣员)

第二营下属各连的负责同志是：

职务	姓名	原任职务	原籍
一连指导员	李荣光	县工作队队员	东栖县鱼台区上牛蹄奇
一连连长	曹振海	榛山区青年干事	榛山区杜家疃
一连副连长	赵建华	疃山区肖家沟村团长	
二连指导员	赵连寨	芝水区宣传干事	门楼区东汪格庄
二连连长	崔小岭	疃山区吴阳泉民兵指导员	
二连副连长	王建和	疃山区肖家奇村团长	
三连指导员	朱维庸	古现区武装部干事	古现区八角村
三连连长	丁世奎	疃山区小王家民兵指导员	
三连副连长	钟崇训	古现区泊子村村长	
四连指导员	郭敬政	古现区各救会干事	古现区郭家村
四连连长	陈修	古现区梁家村团长	
四连副连长	王学发	古现区皂户头村团长	

奔赴淮海前线

福山县三个担架营组成后，于1948年11月(古历10月)下旬到疃山区的高疃村集结，县委副书记王历波和组织部部长田夫同志前往编队和欢送。编队的第二天，县委、县政府在高疃召开了有附近各村群众参加的欢送、动员大会。会上王历波同志代表县委和县府讲了话。他在讲了形势、任务和淮海战役的重大意义之后，动员和鼓励大家，到了前线以后，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发扬老解放区的光荣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拿出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劲头，不怕艰苦，不

怕牺牲，团结一心，克服困难，完成主力军交给的一切任务。当时由于缺乏学习材料，所以他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我时刻铭记在心，不论在行军途中，还是在执行任务时，都是向队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依据。

大会以后，近1800名队员和干部就立即排起队伍，并象战士枪上肩那样，扛着担架杆子，挑着行军锅，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线。途中经过原东栖县的臧家庄、原西栖县的县城，原南招县的毕郭镇等地，到达莱西县的河头店附近，与原南招县组建的第四、五营会合后，继续南下。经原平东县的古现、原平南县的蓼兰、及高密、诸城和莒县，到达临沂城东的独树头村一带休整。几天后就南去郯城县上“给养”。由于临沂和郯城都是刚刚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尤其因为靠陇海路附近的粮草，都被国民党掠夺得净光，所以上级要求，全团每个队员和干部都要在郯城背上栗子（代粮）和高粱秸各五斤，再南下新安县（现改为新沂县）我们在新安县稍事休整后，就沿陇海路前进，12月底到达徐州（其中碾庄到徐州的途中，坐火车百元左右，在此以前和以后均系步行）。到达徐州后，增加一个荣成县的挑伏营，为第六营。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是我解放军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省的海州，西至河南省的商丘，北起山东省的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由于我军的强大威力和人心所向，所以战争发展得非常顺利和迅速。在我们担架团到达徐州时，解放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的作战任务，第三阶段的作战也正在进行。第一阶级的任务，于1948年11月上旬到11月

下旬，以第三野战军为主，第二野战军配合，在陇海路东段的新安镇和碾庄地区，围歼了国民党第七兵团，该兵团的司令官黄伯韬丧命；第二阶段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以“二野”为主，“三野”配合，在安徽省的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国民党第十二兵团，活捉了该兵团的司令官黄维和副司令官吴绍周；第三阶段是以“三野”为主，“二野”配合，于12月中旬在河南省、安徽省交界地区的永城和肖县之间的青龙集及陈官庄一带，把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官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和第十三两个兵团等（约30万人）包围起来。在1949年1月6日向他们发起总攻，到1月10日，我们解放军就把这两个兵团全部歼灭，并活捉了杜聿明，击毙了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化装潜逃。至此，规模巨大的，世人罕见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打了65天，我军投入的主力军和地方武装60万人；国民党投入正规军70余万人（不包括他们的地方武装）。会战的结果是：我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计55.5万人，此外，还击退了从南京出援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的广大地区。不言而喻，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这个世界战史上也罕见的巨大战役，由于发展得意外的迅速，从时间上看，我们担架团到达时，虽然碰上解放军正在进行第三阶段的战斗任务。但因为已有第一批的担架团，先于我们到了前线，所以我们这第二批担架团，只在战斗的尾声中和战役结束后，干了半个多月的转运伤病员工作。我们接受的任务是：先从第二阶段作战的地区，把伤兵抬到徐

州市（由徐州上火车运往济南）；后到徐州以南的野战医院转运伤员，当时正处在新年到春节的严冬季节，常是风雪交加，天冷地滑，尤其在夜间完成任务（因白天有敌机扫射和轰炸），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许多队员脚上起了泡，肩头被压肿，但同志们还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既快又稳地把伤员按时抬到目的地。

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地结束了，可惜对胜利的情景，因为我们到的晚，没有全部看到，而只是在打扫战场时，见到国民党官兵在被围困时，饿得杀马吃，用从坟地里挖出的棺材板烧马肉吃的迹象，还有大批的俘虏群，他们中间不少的人胳膊或头上缠着绑带，个个都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跟着民兵或解放军战士走，几百个俘虏，我军只派两个人（一前一后）押送就行。因为只要有饭给他们吃，一个也不跑。我们二营的一些同志，在徐州市里还看到了解放军押送杜聿明等一小群俘虏的情景，当时杜聿明的头上还缠着绑带呢。押送的解放军同志，对围观的人们讲：我军对杜聿明率领的50万人马，包围了廿多天以后，他们不投降，我们就对其发起了全面总攻击，到1月10日，一共打了5天，就全部歼灭了他们。杜聿明见大势已去，就在混乱中刮去了胡子，带上他的副官和卫士，化装成解放军，押送俘虏。但他们这帮假的“解放军”，没有走多远，就被我军的后方医院在村头上放哨的同志识破，全部俘虏了他们。这位司令官，在被俘以后，还要表示一下他对国民党的“忠诚”——当把他单独关在一家农民的磨房里之后，他就用一块小石头往自己的头上砸（后来见到杜聿明写的回忆录《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也读到此事的经过和情节）。解放军的同志讲完之后，

围观的人们纷纷议论说：“用一块小石头怎么能自杀！？还是没有种，如果真的想死，使劲往墙上一撞，不就死了。”

还听领导上讲了以下故事：

黄伯韬兵团下辖五个军，原驻陇海路东段的新安镇，后奉命到徐州集结，企图固守徐州。但以陈毅、粟裕同志为首的“三野”早就布置好了口袋阵，等他们往“口袋”里钻。当他们行至碾庄附近时，就陷入我军的重围。从1948年11月上旬起，经过半个月的激战，将其全部歼灭。

黄维兵团下辖四个军，均系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在1948年11月下旬行至安徽省宿县西南的双堆集附近，就钻进了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二野”布置好的口袋阵。他们的12万人4000头骡马，被围困在宽不到5里，长不到10里的小圈子里。没有粮吃，就杀军马，没有烧的，就挖坟地里的棺材板。当时我们解放军的故事班找了个立功的好办法——蒸一笼馒头，抬到前沿阵地上去换蒋军士兵的武器。一个馒头，换一支枪，有一部分国民党兵，把枪送来后，人也不走了，到12月中旬，整个兵团全部歼灭。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部30万，于1948年11月底，被迫撤出徐州南逃，行至安徽省肖县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时，被解放军包围在一个不到廿里的圈子里，廿天以后，粮草皆空，饿急了，也是杀军马，烧棺材板和抢老百姓的东西吃。1948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三、三野战军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在发表后，他仍不投降。因此，我军于1949年1月6日，就向他们发起全面的总攻击，5天的时间，就把他们这30万人全部歼灭。

以上仅是我记得的大概情况，实际上蒋军的狼狈情况，

岂只这些。因为有些是我忘了，有些在当时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后来从杜聿明等几位当时的国民党将领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其狼狈情况和种种丑态，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

横渡长江之前

淮海战役结束后，担架团的同志们，于1949年1月20日前后，奉命开到围歼杜聿明的战场以南，夹沟火车站以西的农村，休整待命。当时的住宿和吃饭都很困难，由于民房少，民工多，房子不够住的，所以许多人就不得不在野外住宿。那时正值腊月底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为了御寒，同志们就分散到野外的高粱秸“簇”里去。因为大片地区刚刚解放，基层政权均未建立，更没有自己的粮库，所以口粮成了难题，在听到山东解放区运来了小米时，大家都十分高兴，当时虽然要冒着风雪到往返百余里的符离集火车站上去搬运，但同志们都个个争先。我也同队员们一样，去扛回一袋（50斤）。天寒地冻，又冷又累，却没有一个口出怨言，生活虽差，队员们的情绪却很高。春节期间，我们二营住在宿县的蒋庄，节后，部队文工团还为担架团演出文艺节目表示慰问。

上级说要休整待命，待的什么命呢？很多人在“捉摸”。在福山出发前，县委讲的任务是：支援淮海战役，因此干部和队员都在想：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待命就是待复员回乡之命了。可是，事实和同志们的想法相反。当时，毛主席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号召党政军民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接着毛主席发

出号召：“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为了保证战略任务的完成，毛主席还发出了加强纪律性的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向江南进军的号令。我们担架团怎么办？这时，团部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军要过江，民工要支援！但从淮海新区临时组建担架团恐怕靠不住；而再从山东老解放区组建，时间来不及。因此，必须动员原来的支援淮海战役的担架团立新功——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个命令，是由团到营，到连，再到全体队员逐级传达的。传达命令的过程，也是学习“新年献词”的过程，进行整编的过程。通过学习，对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明确当前的任务是件好事；但也产生了问题：当前，新的战斗任务同原来在福山出发时讲的打完淮海战役就复员的许诺有矛盾。这个矛盾给巩固队伍带来了莫大的困难：当时许多队员由于长时间的远离家乡，对领导上部署的新任务，一时不大容易接受，其中少数人甚至说“共产党骗了我们。”因此，开小差的队员日渐增多，甚至个别党员和班排长也不辞而别，极个别竟公开跑到连部说：你们不讲信用，我要回家，并要粮票预备路上吃。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队员觉悟，巩固队伍就成了政治工作的中心课题。根据当时各营都有百人以上开小差的严重情况，所以团、营各级党组织都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学习“新年献词”和发动群众对土改前后的变化回忆对比。进行翻身不忘本的教育，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和提高对时局的认识，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到江南

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才能保田、保家乡。如果革命半途而废，国民党和还乡团杀回来，咱们穷人还得受二茬罪。在这次思想教育中，各级党组织都做了大量的过细工作，多数党员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一般是先党内后党外，层层教育、发动，要求每个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要服从大局，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其实，那时讲吃苦的事例不少，而讲“享受”的事例却不多。所谓“享受在后”，只不过是要求党员和干部，每到驻地宿营时，不要因为怕冷而找避风的地方睡，要自觉地把避风的地方让给群众，自己睡在靠门口的地方。各个党小组还具体组织每个党员有计划地联系教育一个到几个思想问题多的群众。通过上述大会一般号召和党员、干部进行个别教育的方法，解决了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问题，使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了下来，广大基层干部和队员都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群众中出现为这种热情和意志，也进一步坚定了团、营领导同志的信心。相信有这样的队伍，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任务也不在话下，都能完成。

在进行思想整顿的同时，还进行了组织整顿。当时各营都有开小差的，但以三营为多。所以团党委决定撤销第三营的建制，把该营剩下的队员和干部，分别编入第一、二营，营、连干部的任职，也有变动。我们第二营的变化是：原教导员姜梦梯同志，调团部政治处任组织干事，我由营长改任营教导员兼党委书记，原第三营的营长孙峻山同志（原宅院区副区长，宅院区后沙坝子村人），到第二营任营长；原一连指导员李荣光同志调营部任参谋，原参谋郝光旭同志调一连任指导员；原三连连长丁世奎同志改任该连的事务长，原该

连的一排排长梁永贵同志（古现区丰台村的村团长），提为该连连长。原一连事务长郭光恩同志（定山区王家疃村干部）调营部任粮秣员。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上级把胶东担架第八团，配属给第三十三军（由原山东渤海纵队加上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的两万多人组成）。每个营分工支援该军下属的一个师。从此，我们营的党、政工作，由九十八师和担架团双重领导，军事行动以九十八师为主。

学习和整编告一段落后，担架团就跟随部队，高唱着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国民党一团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雄纠纠、气昂昂地南下了。1949年2月在吴壁县以东，五沙县以西，乘坐临时扎的木排（船已被蒋军破坏）渡过淮河，到达蚌埠后，又经凤阳县、红心铺和定远县等地，于3月份到达巢湖东北、炯惕河以南的农村，进行渡江前的思想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工作。当行军到凤阳县时，三十三军军部还把担架团营以上的干部请去会餐，以示团结和革命友谊。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一面玩弄和平阴谋，派代表到北平（现北京）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派汤恩伯和白崇禧指挥蒋军加强长江防线，企图阻挠我军过江，卷土重来。此时在党内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可能是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精神：我们要往好处争取，往坏处着想。“和谈”成功了，要他们请我们过江；如果不成功，我们就打过去。总之，不管成功不成功，我们都要过江。既要粉碎蒋介石的企图，又要反对国内外某些人提出的“隔江而治”的主张。

我们担架团到达巢湖后，从3月到4月中旬，都是围绕着渡江这个中心任务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在政治学习方面，除了进一步学习“新年献词”以外，还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件，（当时无文件，只是听报告、作记录，再向下传达），以武装思想提高对渡江作战重大意义的认识。除了普遍进行上述时事教育以外，上级还要求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模范作用、带头作用。由于当时没有学习材料，所以我在福山出发前从新华书店买的《整风文献》、和《三整文献》（一、二、三、四集）等书籍就成了宝贝。在进行教育时我从中取材最多的文章有：《整风文献》中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三整文献》中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党员的义务与权利》等等。上述文章，不仅对队员中的党员有帮助。而且对自己的提高也很大。

当时我军的战士和担架队员，从驻村听到一些动摇军心的破坏性言论。如：“蒋介石在江南的工事林立，天上有飞机、江里有兵舰，要想过江难上难”等等。因此不少人产生了动摇情绪，主要是怕掉到江里“下饺子”（淹死）。为了增强同志们的渡江必胜的信心，部队就有计划地抽调战士和队员代表，到江边参观。在参观中，既看蒋军在江南构筑的工事（明碉、暗堡），又看我军的神炮手们如何准确地摧毁敌人工事的实弹演习。代表们参观后，再各自回队进行广泛宣传，代表们对神炮手十分钦佩，他们说：打得那么准，别说打碉堡，就是打兵舰，也没有问题！”通过这一活动，对